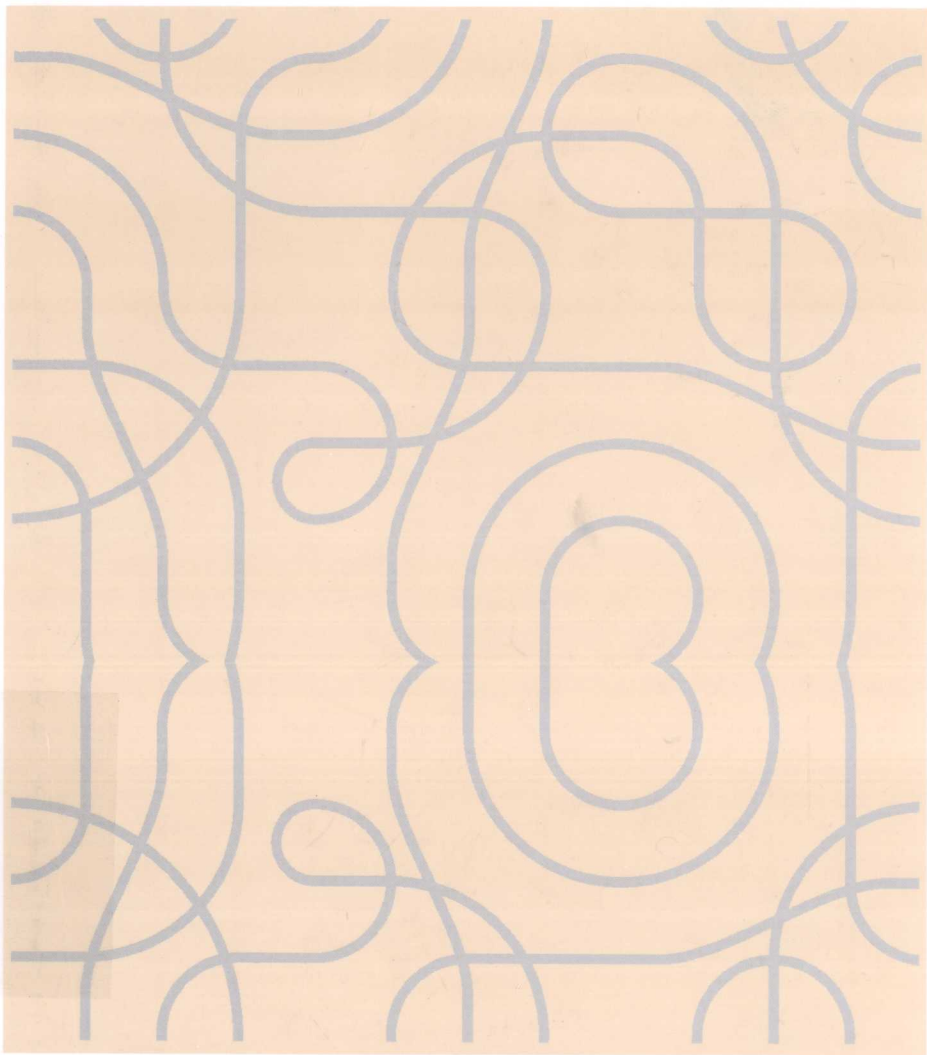


谭宗远 著

文人影



上海辞书出版社

谭宗远 著

文 人 影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人影 / 谭宗远著.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6. 8

(开卷书坊, 第五辑)

ISBN 978-7-5326-4709-5

I. ①文… II. ①谭…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65586 号

文人影

谭宗远 著

丛书策划/蔡玉洗 董宁文 责任编辑/吕荣莉

美术编辑/姜明 技术编辑/顾晴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辞书出版社出版

200040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www.cishu.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苏州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张 9.5 插页 4 字数 156 000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4709-5/I·320

定价: 38.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2-68180628

一个安于小的人(代序)

孙 郁

作家出版社近来出版了谭宗远的随笔集《风景旧曾谙》，读了很觉亲切。我和宗远结识已久，对其文事人都很熟悉，不由得想在此说些什么。

宗远的文章很纯，是没有杂质的那一类。因为是老北京人，身心里有很深的京派气息，喜欢风物旧事、书肆墨宝、史林掌故。又因为有上山下乡的经历，在水火中走过，对世态有一番特别的体验。这两点使其文字真纯厚重，没有伪态和时尚的特点，读起来便如闻其声，像瓜棚豆架下的闲聊，有美味于斯。这样的书，现在的年轻一代，多已不做了。

北京这个地方人杰地灵，文化有贵族与平民之分。宗远自然不属贵族文人，身上带有平常人心态，亲自然而远功利，文章里透着性灵之味。宗远喜欢藏书，对白话散文别有情趣，文章也走的是现代京派文学的路子。《风景旧曾谙》是一部爱书人、写书人的心

史，文字中透出对文化的深深眷恋。作者给我的印象是爱憎分明、血性刚烈，但文字中却看不出来，倒显得精致秀雅、温和清淡。多年前我曾说文与人之间，会有些差异，文字之后乃心灵的代偿。比如敦厚的人能写出狂放的诗文，狂放者会有一手纤巧的小楷，宗远正是此中之人，听其谈天，忧国忧民，慷慨激昂，而文字却安定稳健，全无愤懑之气，不知什么原因。文学的此种现象，倘总结一下，很有意思。从先秦两汉到五四，我以为就这种现象进行勾勒，说不定可找到什么规律呢。

我编副刊已经九年，宗远是认识最早的作家之一。九年不是个短数，由青年而中年，人间沧桑，一言难尽。北京这九年可谓天翻地覆，摩登楼、摩登路多得数不过来，但宗远依然如故，还是不修边幅，在书房一角谈着旧时书话。以不变而应万变，是作者的哲学，也是他的美学理想。《风景旧曾谙》没有浮躁的话题，和流行色亦不搭界。文人者，入世则易于“附逆”，出世则有隐逸之风。谭宗远是现世的隐者逸者，于闹市而择净土，处流俗而不染指小利，不是人人可以做到的。

宗远著述，安于小，不求闻达。所交之人，多为寒士平民；所写之文，又多是凡人小品、胡同人生、文人逸事。作者仰慕的作家，多已往矣，梁实秋、周作人、曹靖华、秦牧，神会已久。有过交

往的张中行、汪曾祺、王世襄、严文井等等，亦多边缘中人。人一边缘，便易安静，不为俗谛所累。读《风景旧曾谙》，便想起陶渊明的诗句，觉得功名之外，自是一片天地，有沉静的美意在里。孙犁云：“一人在室，高烛并肩，庭院无声，挂钟声朗，伏案修书，任其遐想。”宗远对此追慕已久，可谓心心相印，暗有恋意。说其是孙犁私淑弟子，亦不为过吧。

文学之事，非集市叫卖，乃钱锺书所云，二三子屋中交谈之乐也。沽名钓誉，华而不实，终为天下所笑。宗远非名利场中人，学识固然不及大学教授艰深，文笔亦弗如当红作家气派，但耐得寂寞，以苦为乐，于书林史海中偷得快慰，非红尘中人可以享得。其实，为文之道，固有深浅之别，但若有素心，方可读出真义。我在劳碌之余，偶翻宗远新著，便如沐清风，欣欣然有着些许快意，不由得写下数语，以期天下同道与之齐乐。

孙郁兄这篇文章，发表于二〇〇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是读了我的第一本书《风景旧曾谙》后写的感言。他事先并未告诉我，故我乍读之下，感动莫名。孙郁兄说我“安于小”，可谓一语中的，我今生写不成什么大著，安于小是我最好的选择和归宿。

外国有位哲人说过：“小的是美好的。”我距美好自然遥不可及，却愿以此自励。这次，趁这本小书出版之机，将孙郁兄此文置于卷首，作为序言，一表自励之决心，二表感激之微忱，不亦宜乎。宗远附言于二〇一六年夏日午后。

目 录

3	残存的记忆
10	桥边老人汪曾祺
16	行翁今年九十二
22	贾兰坡会见记
33	送别管桦
39	扫除腻粉呈风骨
46	为了新诗
51	在译诗和写诗的道路上
63	追忆严文井
74	怀念谷林
81	淡泊·愉悦·随和——贺来新夏先生九十华诞
90	文化老人一瞥
90	小引
91	苏晨
94	任溶溶
98	峻青
101	艾明之
104	欧阳文彬
107	黄宗英

110	周退密
114	丁景唐
116	王观泉
119	宫玺
124	牛汉点滴
129	远看扬之水

二

137	玩物成家古所无
148	文物郎中
160	告别翁老
164	梁树年与张大千
168	袁鹰写歌词
174	爱乐女司徒志文
180	石夫在新疆
187	他为《林海雪原》画插图
194	无法弥补的遗憾
200	鲁谷村访彦涵
207	书生壮士之间
217	索爷的巧思

三

227	父女戏迷
232	书友徐鲁
238	忆老萧
243	情系铜墨盒
248	万羽信鸽腾空记
254	我的朋友蒋力
263	林叔叔
268	思悠悠
281	父亲的“认罪书”
289	后记

—

残存的记忆

我平常没有记日记的习惯，许多事情都忘记了，以至于现在想写一篇回忆作家王愿坚的文章，竟很困难。好在记忆尽管模糊，还没有完全消失，勉强成篇应该还不成问题。

我和王愿坚都住在北京东城的小雅宝胡同，见面挺多，但从来没说过话。初次接触是在一九八四年冬天。认识的地点很特别，是在米市大街红星电影院对过的宝泉堂浴池。

说来也巧，那天我去宝泉堂洗澡，碰上了兵团时的一个朋友。此人姓解，最善交际，在北京和呼和浩特结识了不少名人，其中就有在电影《小兵张嘎》中饰演嘎子的安吉斯一家。几年不见，我免不了要向他打听交际近况，他说他仍然常去安吉斯家，我这才知道安吉斯的母亲乌兰在全国总工会工作，就住在北京。

正聊着，一眼看见那边王愿坚也在洗澡，我便对解君说：“看见没有，那就是写《党费》的王愿坚。”遂把王愿坚是谁、都写过什么说了一遍。解君听了很感兴趣，建议过去认识认识。我对名家素来怀有敬畏心理，主张算了。穿衣服时，解君先我一步离开

浴室。等我出门，老远看见他正与王愿坚在走廊里攀谈。这家伙，到底不放过与名人接近的一切机会。

解君给我和王愿坚做了介绍，然后三扯两扯就扯起了乌兰，问王愿坚认识不。王说不认识，但知道这是一位抗日女英雄。解君说：“您如果有兴趣，我可以安排您和乌兰见个面，为您的创作提供点素材。”王愿坚表示写不写在其次，倒是很乐意见面。于是，议定星期三晚上，由我陪王愿坚一道去访乌兰。

这样，算认识了王愿坚。

王愿坚是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与峻青、李准、萧平、玛拉沁夫、敖德斯尔、茹志鹃、刘真等作家齐名。他的主要成就是短篇小说，数量虽不多，质量却很高，《党费》《七根火柴》《三人行》《粮食的故事》《亲人》《普通劳动者》，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好几篇都选入了中小学语文课本。他的创作曾引起前辈作家的极大关注，茅盾曾撰文盛赞《七根火柴》，叶圣陶也对《普通劳动者》给予很高的评价。但“文革”前夕，他的《亲人》也受到过不公正的批评，指责他宣扬了资产阶级“人性论”。他是“文革”中最早被点名批判的部队作家，与他同时被点名的，还有供职于军事博物馆的部队画家黄胄，罪名是喜欢画驴，被斥为“驴贩子”。

我很喜欢王愿坚的作品，无论是《党费》中为红军筹集咸菜而被捕的女地下党员黄新，《粮食的故事》中为了给山上游击队送粮食献出孩子性命的郝吉标，还是《七根火柴》中临终前交出一束火柴让战友取暖的红军战士，《亲人》和《普通劳动者》中的将军，都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笔下的故事多发生在十年内战时期，地点不是江西老区，就是长征路上，人物或为老农会、老妈妈，或为游击队员、儿童团员，或为老将军、小战士……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他擅长在险恶的环境之中和巨大的困难面前表现人物性格，因而，他的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既富有献身精神，又不乏人情味。在当代作家中，王愿坚应算是有追求又不落俗套的一个。

他是山东人，高身量，红脸膛，走路劲头挺足。平时爱穿军装，帽子有点像女兵的戴法，扣在脑后，帽檐朝上，露出宽宽的额头。脸上表情总是似笑非笑的，挺高兴。

星期三晚饭后，我如约找到王愿坚，陪他到乌兰家去。

乌兰家在月坛附近，路上坐车要走一段时间，正好有机会聊天。我向王愿坚提了不少问题，如他的经历，《党费》是怎样写成的，他正在写什么作品等，他都做了回答。我现在只记得他是解放战争初期入的伍，搞过通讯报道，解放后多年从事《解放军文

艺》和《星火燎原》丛书的编辑工作，认识许多老师和将军，接触了大量红军时期的史料。独特的工作内容，使他萌生了写苏区和红军题材小说的念头。《党费》他写得很顺手，不到两天就完成了，后来又改了几次，没想到一发表就引起了轰动，他也一举成名，陆续又写了以后各篇。他自己并未经历过那段生活，红军长征的时候，他不过七八岁，他知道要写得像那么回事必须补课。他数次深入江西老区探访前辈足迹，调查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历经风雨的过来人交朋友，听他们回首当年。这些访问，确保了他作品的真实性。眼下，他正与人（好像是陆柱国）一起合写反映红军长征的电影剧本，进行得比较缓慢。他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编剧，兼剧本组组长。

我还向他提了个久置心头的问题，涉及丁秋生的长篇小说《源泉》。这是一部以改造国民党俘虏为题材的小说，作者在后记中曾讲明得到过王愿坚的帮助。我问王愿坚是怎么帮助丁秋生完成这部作品的。他笑了笑，说这部小说其实是他写的，丁秋生只是送来一份几万字的稿子，他觉得题材很新颖，可供开掘拓展的空间很大，可以搞成长篇。但丁秋生是位将军，不是作家，不会写小说，他是王愿坚的老领导，此事便由王代劳。王愿坚另起炉灶，重新设计人物，安排布局，设置矛盾，写成了这部二十几

万字的长篇，出版时却没有署自己的名字，仍署名丁秋生。这是王愿坚一生创作的唯一一部长篇，但由于上述原因，一直不为世人所知。他在跟我谈及此事时，多少流露出一些无可奈何的感慨，我也觉得他的劳动被埋没，是件非常遗憾的事。

车到儿童医院站，我们下车，已经等候在那里的解君迎过来。虽是冬夜，并不寒冷，我们每人点燃一支烟，向乌兰住的“全总”宿舍走去。

乌兰的家在宿舍大院一幢独立的小楼里，一楼一底，很是宽敞。她是蒙古族人，虽居京日久，却仍保留着蒙古族生活习惯，保姆是蒙古族，家具是蒙古式，连脚下穿的，也是一双矮腰蒙古皮靴。

她已离休。不久前摔坏了腿，刚能下地行走。

眼前的她，已不是当年威震敌胆的“草原红司令”了，无情的岁月改变了她的容颜，头发灰白了，脸上出现了细碎的皱纹。她的个子很矮，只是那双眼睛还清澈透亮，依稀可见她年轻时的风采。

王愿坚与她握了手，说了些仰慕的话，她称王愿坚为“大作家”。

她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我几乎怀疑她就是土生土长的北